

# 沙园益寿亭重修记

■陈良明



沙园益寿亭位于沙园城西门外，蔡公桥西，瑞平塘河畔。现在南滨工业区内，靠河朝东，与南滨街道办事处隔岸相望，现为瑞安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
从前沙园到林垟之间是一望无垠的空旷田垌，如遇异常天气，“雷电狂风四起，山雨飞来，倾盆如注，行者、肩者、游者，以及耕农贩夫、牧童樵子，神惊心骇，靡所定处”。沙园乡绅余世钢拥良田千亩，店铺数十处，富甲一方，一生轻财重义，乐善好施，对于修桥铺路等公益之事，老而忘倦，沙园至飞云渡口的石板路就是他义捐而建。丁未年(1907年)冬，值余公八秩大寿，亲朋好友寿礼贺词纷至沓来，余公认为贺礼寿宴尽管是大家盛情厚意，但不过是口腹之奉，无益之费，于是决定把贺寿的礼金移作地方公益，造一座路亭，为乡亲路人提供避风、躲雨、歇脚的屋宕，种德于桑梓，播福后世，这是对他八十大寿的最好祝贺。

他精心尽力，聘请了当时瑞平两县最好的筑亭工匠施工。路亭竣工于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，是一座平面呈正方形，歇山顶、砖石结构的小亭，穹顶用藻井装饰。亭正面的石柱上有一副阳刻的对联：于此有放观之乐，亦谓是少住为佳。亭墙中有一方《益寿亭碑记》青石碑。碑文由平阳优贡陈京撰文。

陈京(1873—1932)，字则孚，居瑞安林垟，是“东瓯三先生”之一宋恕的表弟，他家与瑞安名门黄体芳是姻亲关系。1907年在优拔(优贡、拔贡)考试中考取优贡，名声大振，是当年瑞平两县的文坛翘楚。请陈京撰文，也是追求明星效应，以文振声。向例优拔贡应朝考后，以知县、教习分用。

1905年，清廷停废科举制后，继续

保留了优拔考试作为善后之策，但大多数优拔贡出路不佳，难以得到实缺，犹如今天的大学毕业生，过去包分配，现在只能自谋出路了。陈京优贡后未能步入仕途，因国学与中医相通，他平生以行医为主，成为名医，堂号启真。生平著述佚失，曾为民国时期林垟烈士林昌镇撰过一副挽联：造物太忌才，大厦忽倾，谁为桑梓支一木；及门又丧汝，环川在望，自今桃李不成荫。其子陈天胜乃万全垟著名中医师，其孙辈有陈建新，林垟中学著名数学老师，中国象棋布局研究专家；陈建中，原林垟镇卫生院院长。

瑞安著名书法家郑德馨用小楷书写碑文。郑德馨(1882—1940)，又名郑一山，晚清至民国时期瑞安著名书法家，擅长楷书，尤工小楷，其作品多见于民间寿屏碑刻。1938年，瑞安中学勤思楼落成，北大著名教授林损为之撰《勤思楼碑铭记》，郑一山楷书刻石嵌于东墙，时人评论“文字双绝”。

聘石匠木富南为碑文镌字。木富南(1854—1923)，号畦脚。木家是瑞安石艺世家，木富南是木家第29世，祖传手艺，为瑞安当时最好的石雕师傅。作为石匠，镌字后能在碑上留名，足见其技艺之精湛。

亭成，“颜曰益寿，并拟勒碑垂远，以志其事之缘起，庶与翁之名并垂千秋云”，取名益寿亭，作为余公八十大寿的纪念并寄以美好的祝愿。

沧海桑田，益寿亭历经两个世纪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，由于年久失修，逐渐塌损。2015年夏，本人有幸筹资9万元委托瑞安开景古建公司进行修缮。去年，南滨街道再次对环境进行美化。众人戮力，重修百年古亭，旨在不忘旧踪前贤，留住村史乡愁，弘扬致富行仁的传统美德。

## 益寿亭碑记



吾乡有善士焉，一乡之幸也，善士而好行其德于一乡焉，尤吾乡之幸也。沙园余翁世钢居乡有善士之目，生平轻财尚义，于地方公益之事热心赞成。至桥梁道路，修筑补缀以便行人，老而忘倦。丁未冬，翁年届八秩诞辰，亲友将为翁称觞祝嘏，翁辞焉。固请之，翁慨然曰：诸君祝我意良厚，然不过口腹之奉耳，盍移无益之费，作地方公益之举，为我八十时一大纪念乎？我尝暇日挈儿辈散步田间，四顾茫茫，天水一色，我心为之一快也。若遇天大雷电狂风四起，山雨飞来，倾盆如注，行者、肩者、游者、以及耕农贩夫、牧童樵子，神惊心骇，靡所定处，如斯景象其何以堪？我将择适中之地建筑小亭，利便行人，庶几副吾心之所愿而已。翁言甫毕，亲友咸拍掌称善。怱怱鸠工庀材，剋日建亭既成，颜曰益寿，并拟勒碑垂远，以志其事之缘起，庶与翁之名并垂千秋云。

丙午优贡 陈京撰文  
景贡生 郑德馨书丹  
大清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六月吉日立石  
瑞安木富南镌字



扫一扫,听朗读版

## [后记] 一座古亭与我的乡愁

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就听父辈讲，我们村有一座亭子很有名，因在蔡公桥边上，村里人习惯叫蔡公桥亭。据说，这个亭是我们村的大财主、乡绅余氏出巨资而造。当时聘请了瑞平两县最好的工匠而建。亭子不大，但很漂亮，成为当地建筑的经典，附近村庄如造亭子，工匠师傅必来参照依样。

我所在生产队的农田就在这个亭子的后面，在读小学、初中期间，都会参加农忙季节的劳动，这个亭子就成了我们劳作时避风、躲雨、休息、吃接力的地方。此时，经常会有大人跟我说，听说这亭子碑文的学问很深，你读书“蛮灵”的，能认识里边的字，能懂其中的意思吗？给大家说说？那时，肚子里的墨水实在

太少，只认几句，不懂全篇。

2015年我路过此地，看到古亭损坏严重，有点伤感，于是通过努力，筹集了一笔经费对亭子进行了修缮，同时想写一篇推文，介绍古亭的前世今生。但亭子碑文里三个人的来历难倒了我，只好搁笔。一个是碑文的撰写者陈京，作为优贡，应该是当年的学霸，相当有学问的人，可在瑞安的县志及相关史料里毫无记载，找了很长时间，一无所获。另一个人是郑德馨，他是晚清、民国年间的瑞安著名书法家，但查不到他的生卒时间。我特地跑到第一巷他的故居前面，附近周予同、李笠故居的简介都有生卒时间，唯独郑德馨没有，估计是个难题。至于木富南就比较特别。一般碑文只有撰文与书写的人落款，

没有刻字师傅的名分。但这个碑文留下镌字人的大名：瑞安木富南镌字。估计这个师傅可能不是一般的人物。

不久前，与市政协文史委的张海刚陪同文史界的老前辈、九十高龄的宋维远先生到林垟访友叙旧，在大家海阔天空的闲聊中，偶然得知陈京原来是我们林垟人，但他当年以平阳考生的身份参加考试，平阳的县志有他的记载，并因此找到了他的后人。要特别感谢玉海文化研究会会长何光明先生的艰苦努力，终于确定了郑德馨的生卒时间，也感谢我1992届的学生木先杰同学，通过他家的老宗谱了解到木富南的简单生平，从此我终于了却一桩往事，留住一段悠长的乡愁，一段非常美好的童年记忆！

# 幽幽桂香沁瑞城

■林娜

今夏酷暑，一场大雨后，萧瑟寒风起，一夜仿佛入初冬，瑞城的秋天呢？漫步在瑞城的街道上，迎面吹来的风夹杂着幽香，若有似无。抬头寻寻觅觅，茂密的树叶从里，星星点点的黄色小粒，抬头望去，原来是桂花！小小桂花，犹如袁枚所诵苔米花：“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这个季节，无论走到瑞城哪儿，总能闻到阵阵幽香。

在李清照的眼里，桂花为花中魁首：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南方人对桂花的爱，应该是骨子里的。记得那年女儿刚上大学，走在校园里闻到桂香，发微信给我：我想念妈妈做的桂花圆子了。我在寄给她的快递里，塞了一小包桂花：你到店里吃汤圆，自己放点桂花吧。虽然女儿生在北京，因为我生活习惯里处处有桂花，因此也爱上了桂花。我和女儿在北京去三元梅园吃杏仁豆腐，总要多加冰

水，实际上那是桂花水。家里冰箱里有糖桂花、蜂蜜桂花，都是温州朋友从她家仰义山上两株桂花树摘下来寄给我的。朋友家每年还泡桂花酒等我回来喝。家里的洗头水和沐浴液，也买了桂花香型，卫生间里留下了似有似无的桂香。

瑞城的桂花没有杭城那般著名，曾经几次与杭州的朋友相约，桂花开时去杭城桂花树下走一走。即使如今交通便捷，去杭州不过须臾，却总错过桂花开时。去年特地地在国庆去了杭城，却因天气寒冷，桂花延迟开放，又一次与桂花擦肩而过。今年在瑞城，因各种原因未能回京，蹉跎在瑞城，却也因此享得桂花福。现在瑞城的各个角落，桂花不张扬地恣意开放着，风过处，留下一片幽香。黄巢赋菊气腾腾：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其实菊花开后还有桂花，南方的桂花并非八月开，要待十月才有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

飘”。都说开到荼蘼花事了，实际上，桂花开过，才是秋去冬来。

瑞城的桂花，不似杭城那般密集，香气也不会扑鼻而来。瑞城的桂花，三三两两毫无规律地散布在各处。瑞城没有一个能呼朋唤友赏桂的去处，却在访亲探友之际，说不定在他家小区门口就能闻到桂香。走在忠义街上去听鼓词，门口两株桂花树正含笑。去玉海广场，路边阵阵幽香让人放慢脚步。从游泳馆出来，咦，怎么又有桂花香？原来荷花池畔木栈道旁伫立着一排桂花树，荷花谢了桂花开。去拱瑞山看文昌阁的说明，又是阵阵幽香，原来石碑正背靠桂花树。傍晚去外滩散步，不经意间也闻到了桂香。瑞城的桂香，不似杭城的浓烈，反倒有一些清冽，香气就像是把手伸到溪流里，溪水在手掌上淌过，手上隐约留下水的痕迹。好似泰戈尔所言“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，但我已经飞过”。原来，瑞城的秋天藏在桂香里。

# 飞云江畔芦花飞

■虞秋生

“芦花白，芦花美，花絮满天飞。千丝万缕意绵绵，路上彩云追，追过山，追过水……”著名歌唱家谭晶倾情演唱的这首《芦花》，曾经倾倒过无数听众，也道出了看似普通平常的芦苇花，它所具有的朴实率真和柔曼妩媚的别样魅力。

芦苇属多年生草本植物，我国各地均有分布，多见于江河湖泽、池塘沟渠沿岸和低洼湿地。它每年3月出芽，4月长成，8月抽穗，9至10月花熟，11月枯萎，年复一年循环往复。芦苇除了美化环境和固土护堤外，可以说浑身都是宝。芦叶、芦茎、芦根和芦笋可入药，有清热生津、利尿通淋等功效。芦茎、芦根可用于造纸和织布，芦穗可以用来做扫帚，芦絮可以用来充填枕头。在古代，还把芦苇编制成“芦席”，用作铺炕、盖房，制作成乐器芦笛，吹奏乐曲。

我与芦苇有点“缘分”，也很喜欢它。这与我的出生地有关，与少年时代个人喜好和务农劳作有关，也与我后来的工作岗位有关。

我家与飞云江的距离大约300米，出家门一路向北，穿过56省道(现为322国道)，往前走一点点即到飞云江边。这一带江水与堤岸之间的护堤上、滩涂上随处可见一丛丛、一片片高矮不一、粗细不同的芦苇。就是这些芦苇给了我更多的生活空间，也带来了许多乐趣。

暮春时节，春夏之交，芦苇初长成，青青翠翠的，亭亭玉立，绿影婆娑，恰如一位诗人写的“芦苇摇曳水鸥飞，一声玉笛东风里”。此时，又是捉蜉蝣(一种生长在飞云江岸堤及与江相连的河道岸坡的小蟹)改善生活的时候。我经常同伙伴们从村“打水机头”出发，沿上郑浦河道一路往江边去，边走边寻，边寻边捉，待到达江边时，所捉蜉蝣已经够做两盘菜了。这时候，我们会在芦苇丛旁休息。一边欣赏赏水悠悠的飞云江潮起潮落和穿梭的船只，一边摘一片芦苇叶子放在嘴里，随意地吹着不怎么着调的曲子，玩到尽兴，才打道回府。我家有几分自留地在江边，通常要种些红薯、姜黄等作物，我自然常去帮助家人干些活。每每劳动间歇，也到近处芦苇丛坐一坐，看一看，过把观赏芦苇的瘾。

夏日炎炎，少年玩伴会带我去树排头村陡门头的河道里游泳。我不会游，也

不想学，干脆去看芦苇。“漫步芦苇丛，谁都展笑容”，这话说得好！盛夏的芦苇，绿得格外好看，它与天空的蓝和江水的黄巧妙地组合成一幅彩色画卷，美的让人眩目。水鸟在芦苇枝头休憩，显得十分和谐自然。微风吹来，芦叶瑟瑟，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声音，如一首曼妙的轻音乐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天高云淡，秋风送爽。这预示着芦苇的黄金档期到来。此时的芦苇走过了7个多月的生长旅程，完成了能量积蓄，芦穗饱满成熟，将向有“缘”人展现它的独特风姿。我去过国内几个有名的芦花观赏地，包括宁夏石嘴山沙湖、保定白洋淀、昆明滇池、苏州沙家浜、太湖长兴段湖岸以及湖州德清下渚湖湿地等处，都无缘一睹芦花飞舞的风采，有的是季节不对，有的是天气不好(下雨天)，也有风不助力的。2015年9月下旬，我在无意间遂了夙愿。那天，我在暗访飞云江两岸五水共治情况，途经高楼镇塔石村时，发现此处芦苇面积大、植株品相好，芦穗花色多。在我驻足观赏时，但见轻风微拂，芦苇随风摇曳，花絮从花穗上飞出，飘飘洒洒，在空中飞舞起来，似飞雪，也像撒盐，散开去，卷起来，漫天纷纷扬扬。夕阳从对面平阳坑山顶斜射过来，江面上水蒸汽向上升腾，阳光与雾气笼罩在芦苇荡上空，似虚似幻，美仑美奂，仿佛天上仙境来到了人间！我看得如痴如醉，久久不愿离开。

冬天到了，江边的芦苇也枯了，但我仍会来这里散散步，然后，静静地坐在那儿发发呆，独享片刻空寂，以洗涤在岁月中浸润日久的心灵。我们这等凡夫俗子，可能难以企及芦苇的品格：不计条件，得地成丛；无人照管，绿荫奉送；非花亦花，书写奇功；不惧霜雪，傲立寒冬。但可以持拙守正，求真向善，做到不乱于心，不因于情，不念过往，不惧将来，无悔人生。

飞云江两岸大部分地段已经建起了漂亮的防洪堤坝和健康运动绿道，观赏芦苇的环境和条件更好了，极适合我们在这里看芦苇、赏芦花，品物明志，守志励行，戮力图强。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绿色文明，扬我瑞安。如此，云江两岸山美、水美、草美可期，南宋诗人陆游所描写的愿景“俯仰两青空，舟行明镜中。蓬莱定不远，正要一帆风”，会很快到来。

# 三代人的三十三岁

■金洁

三十三岁，是一个生命中美好的青春年华。然而，在不同的时代洪流中，三代人同样的三十三岁，却有着大不一样的生活和境遇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父亲三十三岁时，已经有了五个孩子，全家七口就靠父亲每月二十几元工资维持生计。那时，父亲是湖岭农械厂一名普通的刨床工，兢兢业业，以厂为家，脏活累活抢着干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赢得全厂上下一致好评。为了养活一家人，父亲既当工人又当农民，业余时间一头扎进田地，风里来雨里去，精耕细作，精打细算。印象中，父亲一年四季不是去厂里上班，就是去田间劳作，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，却从不叫一声苦，从不喊一声累。然而即便这样，更多时候生活仍是捉襟见肘，年少不懂事的我们有时会为餐桌上不合胃口的饭菜掀起嘴巴，也会为得不到漂亮的新衣服无理哭闹，可父亲从不呵斥我们，更没动手打过我们，哪怕是扬起巴掌吓唬吓唬我们都不曾有过，偶尔还能在我们闹脾气时说些幽默的话逗我们开心。

作为家庭顶梁柱，父亲总是任劳任怨，以最朴素的方式深爱着母亲，同时一心想着如何让家人吃饱穿暖，如何让我们即便身处贫穷也能倍感温暖和甜蜜。许多年以后，这份来自原生家庭的幸福感一直伴随着我，滋养着我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，我三十三岁时，已经完成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历史使命——结婚生子，确切地说，是儿子已经上小学了。那时的我，作为一个地道“山头人”，凭借自己的努力在瑞安这座美丽小城立足，不仅有自己喜欢的稳定工作，而且实现了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到真正拥有自己的第一套商品房，虽然房子不大，但我已经很知足。那时的我，每天开着助动车上下班，尽管那坐骑有时会出故障闹罢工，但我觉得已经比自行车好很多，心情也自然舒畅喜悦。那时的我，虽然思想上也重视对儿子的培养和教育，但不曾整天

带着儿子奔走在各大培训班，也不像现在的年轻家长那般狂热与焦虑，与世无争的我更多的只是希望儿子成为善良而正直的平凡人。那时的我，走过而立，走向不惑，心智成长却明显滞后，明明上有老下有小，却只关注自己小家庭的柴米油盐和喜怒哀乐，近乎不可原谅地忽略了了对父母的关心和回报，以至于多年后想起总有太多遗憾在心头。

时光真的如白驹过隙，今年儿子也三十三岁了。作为一名意气风发的“90后”，儿子遗传了我的心直口快和胸无城府，血气方刚的他有想法有追求，有着与我大不相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只是不管年龄多大，父母眼中的孩子永远都是孩子，所以大事小事，工作生活，我习惯本着“都是为你好”的出发点，时不时地教导加叮嘱。然而更多时候，无论口才还是格局，我根本不是儿子对手，有时为了某一点，我搜肠刮肚，而他信手拈来，我不断强调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为人、孝道、交友、婚姻，不一而足，絮絮叨叨，而他从宏观到微观，摆事实讲道理，以咄咄逼人之势，振振有词，驳得我哑口无言。

那天，我们又为鸡毛蒜皮小事杠上了，一番唇枪舌剑之后，儿子生气地指责我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他进行道德绑架。一时间，我都闷至极，只好自我解嘲：“到头来反倒被你教育一番。”他立马纠正：“不是教育，是启发。”那语气，竟然那么平和那么真诚。那一刻，心里突然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复杂情愫，我忍不住快快地说：“时间很快，你三十三岁了，再过三十三年，你已是花甲老人，而我大概率已不在人世。”“是啊，所以要过好每一天，别说负能量的话，别做庸人自扰的事，这样人生才更有意义。”儿子接过话茬，又趁机给我洗脑。

时代在进步，社会在发展，不知道儿子的孩子三十三岁时，又会与父辈有着怎样的观念碰撞，又将如何在日新月异的未来盛世书写幸福人生。